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33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撸串儿般的蜀葵花

□河北邢台崔立新

小满时节,蜀葵花开。

蜀葵花开,有一种动人的仪态。她们一丛丛,一杆杆,腰身亭亭,簪花别叶,好似“静女其姝”。一群蜀葵凑一堆儿,也不觉闹得慌。那,是一幅丽影幢幢的“众美”图呢。

蜀葵这名儿,对于山野人家来讲,太书卷气了些。我们老家人,叫它“饶瓢子”——饶钹,那种“咣咣”作响的铜质乐器。“其围数寸,隐起如浮沓,贯之以韦,相击以和乐。”如雷电,如飓风,动静儿很大。它们的热烈衬得奏乐者很含蓄的样子,他们双手持钹巾,抱月似的对击再对击,跟随那走马锣鼓,去向音乐的高潮处。

因此,“饶瓢子”这名儿,不仅道明了蜀葵之“形”,更透过“静”揭示了其“性”:泼辣,亮堂,热烈。蜀葵,萌发得早,正月的残雪里,就能看到水渍似的隐隐绿意。春风一暖,便蹦高儿一般,收束不住。一路踮高,一路开花,直至蹿到一丈开外。那花朵缀在秆儿上,两两相对,一直到顶尖儿,节节向上,步步迎风,所以,蜀葵又叫“步步高”“一丈红”。

泼辣,也是一种生命能量。是的,生命如火,性格硬朗,泼皮蛮憨。哪儿都能生,哪儿都能长,而且在哪儿都长得有姿有态,五色绚烂。任你城里的垃圾旁,村里的田埂头;任你篱笆矮墙倾颓的老屋角,鸡窝、牛圈、踩得瓷丁丁的小路边……撒下籽就憋芽,蹲稳了就抽茎,抽出茎就开始开花。这一发,就再也停不下,一直一直,到霜冷露冷,冰冻雪冻,冰爪子掐掉了向上的心芽。

明人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里说,“蜀葵奇态百出,宜种空旷处。”说得固然不错,但世上空旷处很多,哪里是给蜀葵备下的?生活的好运道也不少,哪都是为你一个人攒着的?说

雨读的惬意

□上海濮端华

一个周末,出差北京。登上高铁,窗外浙浙沥沥下起了小雨。为打发时间,便泡上一杯茶,随手从携行包里取出一本《读者》,漫不经心地翻阅起来。读到一篇《晴耕雨读》,契合了现时的心境,也让喜欢雨读的我格外感同身受。

其实,南方的初夏,常与梅雨季叠加交错。只要碰上下雨的日子,我便习惯在处理完工作和生活事务之后,捧上一本生活或文化类书刊,以葛优躺的方式猫在沙发或床上,尽情享受雨读的惬意。

窗外的雨,有如田野的绿叶,山间的溪流,给人以亲切温馨的感觉,为雨读营造了怡然自得的氛围,也让书上的每一个字顿时生动鲜活起来。雨读时的思绪也如雨丝一般随意浪漫起来,心境与那书上的诗境一拍即合: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”“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”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。这一幅幅雨中美景,不断在脑海中显现,仿佛身临其境一般。

难忘乡音

□南京周世青

上世纪70年代,我在苏北泗阳县(时属淮阴地区)生活了将近九个年头。泗阳是我可爱的第二故乡;既有江淮方言基调,又含北方方言成分,还具地域个性的泗阳方言是我心目中的“乡音”。

在泗阳的知青岁月里,我“下湖”(泗阳方言,下田)劳动过,也在村小教过书,还在公社干过政工、财会和通讯报道等,老乡说我“装龙像龙,装虎像虎”,还夸我的泗阳话说得“倒多好”(泗阳方言,很好)。这不,我在公社广播站担任“采编播”一体的工作时,有同事说我的播音带有泗阳话的尾子。

1978年底我考入南师,毕业后一直在南京工作。虽然很少再去泗阳,但心里总是惦记着。离乡40多年了,我对泗阳方言一往情深。只要遇上泗阳老乡,聊上三两句,哪怕你全说普通话抑或故意藏匿方言,我亦能敏锐地“捕捉”到,从而唤起我对第二故乡深深的思念和感激之情。

两年前的一个夏日,我从外地返宁航班延误,到禄口机场已经是下半夜。疲惫的我上了出租车,在对话中听出的哥是泗阳老乡,顿时来了精神。小伙子姓李,开了好几年“夜车”了。我说夜间开车很辛苦,有风险。他挺

到底,万事随缘,还得向内求。像蜀葵那般,不择条件,不挑地儿,靠自己,去创造锦绣一样的生活。

蜀葵多得遍地可见,似乎就有一种贵气。唉,岂止是蜀葵,世上万物皆如此,多了便显得平凡了,平凡到一定程度,就被忽视甚至轻视了。

然而,芸芸众生,生老病死,春风雨雨,稻浪麦穗,多是平凡的;又有哪一种人生不是奇迹?哪一种粮食不能造福广大的人世?

蜀葵一开,就开了沸火滚烫的盛夏天气。满天阳光,似长了尖牙利齿,“嘶嘶嘶”啸叫着扑下来。蜀葵,拂拂衣襟,挺挺身,用开花承接阳光的盛情。即便衣裙被焦风撕破,即便脚下土地裂开指头宽的缝隙,她的花朵依旧秀润如锦。

那花不是绽开的,是被阳光烤爆的呀!都说骄阳下苦不堪言,却不知暴力也能催生这水润之美。撸串儿似的蜀葵花,缀满了一杆一杆又一杆儿,有街边摊撸串儿的爽,也有野外撸串儿的热烈。一杆杆地撸,一杆杆地爆,一杆杆连起来,就泛滥成了海,花浪潮涌,就能把夏天给溺死。

清代园艺学专著《花镜》里说:“蜀葵,阳草也。”是啊,我就是待见阳光,就是要引阳光为知己。当你亮堂堂、响当当,阳光一样奔跑在一切可以扎根儿的土地,你已将整个夏天浓缩在了自己的襟怀之间。

何堪闲做惆怅客?花草绝行一丈红。

“一丈红”旁边,世界,是一支锣鼓昂扬的钹钹之乐。那音乐高昂如烈日下蜀葵的开放。那时候,流水在听,田野在听,鸟停在树上,风栖在山岗,阳光,在一切之上。饶瓢子的生命之歌,在阳光之上。

雨读的惬意,让人感受到一种遵从自然的恬淡。它不过是在一个下雨的日子,与大自然来个约会,默默地做自己该做、乐做、能做的事。天晴了,日出而作,辛勤播种,用心耕种。雨来了,转身回屋,持册相坐,与雨而语。这是何等安好而美好的境界!

一个喜欢并善于读书的人,往往更容易摆脱自我的窠臼,更乐于走向社会的舞台。背一篇《离骚》,便有丘壑苍茫;诵一本《诗经》,便会唇齿留香。读一本杂志,好似周游世界;看一本历史书,恰如穿越古今。书籍丰富了我们的阅历,也让我们告别自私、不再恋我。

“晴耕雨读”,常常被人们与“哀矜勿喜”连在一起。这后半句,出自《论语》,意思是:面对不幸者,不要幸灾乐祸。如果呼应“晴耕雨读”,则暗示了一种“得之我幸,失之我命”的人生态度。人生得意时不需张扬,应以内敛自处之;人生失落无须哀伤,应以矜持对待之。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。该争取的争取,该放下的放下。雨读的惬意,其实蕴含着极其质朴的人生哲理。

乐观,完全是“老乡见老乡”的劲头,和我聊起开车的趣闻来。

不久前的友人小聚,相邻而坐的是海军指挥学院年轻的黄教授。刚端酒杯,我就听到了熟悉的乡音。一问,果真是泗阳人。当得知我插在临河乡房湖村时,黄教授有些激动,那是他妈妈的娘家。他妈姓房,是“同”字辈的。我的脑袋里突然跳出一个“房同敏”的名字,这是我50多年前在房湖村小教过的三年级学生。“房同敏你认识吗?”我猜想这位黄教授一定不认识,结果他说房同敏是他舅舅。我不相信,充其量是同名吧。瞬间,黄教授拨通了舅舅的手机,房同敏那头在问:“您是周世青老师还是周世平(我的胞弟,也曾在村小教过书)老师?”天呀,竟有如此巧事。有了这层关系,我和这位黄教授似乎成了老熟人,席间向他讨教了不少学问。房同敏还帮我联系上了一大批当年的学生,满满的暖意显然是乡音的功劳。

有时,我会吟诵唐代诗人贺知章在告老还乡后留下的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千古名句,而每每幸遇故乡人,熟悉和亲切的乡音萦绕耳际之时,我仿佛回到了那片哺育我成长的故土怀抱。

妈妈手术

□南京王子明

早晨,我身着便装拎着水果,从五十公里外的部队,急匆匆地赶往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,看望今天颈部动脉血管附近做淋巴结切除术的妈妈。由于多种原因叠加,妈妈住院二十一天,平时和妈妈只能偶尔在手机视频里见面,表达歉意并说上几句宽慰的话。

我按约的九点半提前半小时到手术室门前,可妈妈已在护士帮助下进入手术室。我站在门外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术室大门,细数时间分分秒秒过去,内心祈祷手术顺利妈妈平安!长时间的注视,思绪慢慢地模糊了视线,伸向远方。

小时候,爸爸身为军人常出差在外,家里只剩下妈妈和我,住在河西靠近江边的一座部队营房。紧挨部队围墙的是一些农户,远一点是菜地、稻田、藕池和鱼塘。当时,我家与其他军属们住在一幢青砖青瓦“人”字顶、楼上楼下共两层的筒子楼,附近的树林和训练场是军娃娃们比武武艺的游乐园。我常常一脸泥沙一身汗水一身脏,像个泥猴子,但玩得也不亦乐乎。回家后,妈妈耐心地帮我擦洗或干脆洗澡换衣,有时一天反复几次后依旧又弄脏,从未见她像别人妈妈那样抱怨、生气、发脾气,她除了不允许我出部队大门外,就是反复嘱咐我如何注意安全,累了、渴了、饿了、憋屈了就回家,告诫我玩具和食物要与大家共享,因此我和小伙伴们一直都能开心做游戏,互相吃遍每家。

望着手术室大门,想起自己在上小学前,几乎每半年就要住一次医院。有次寒冬深夜里,我冷得颤动发抖,浑身难受,妈妈测体温后说39℃,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见有下降趋势,是感冒发热,还是别的什么?卫生所没有儿科医生,去十公里外的全科医院怎么去?此时大门口已无出租车,公交也已停运;半醒半睡间,我见妈妈脸上急出了汗水,若爸爸在家多好。那时邻居们都没有私家车,但一个个伯伯阿姨有的帮着去找车,有的帮着准备住院日用品……

到了医院,妈妈抱着我直奔急诊室,接着又转去儿科病房。妈妈对值班医生详细叙述异常特征及发现过程,并静听医生分析病情,盼着早点诊断诊治……紧接着护士给我进行输液,妈妈安慰鼓励我:“男子汉应勇敢,不怕打针不怕痛,不哭不闹不影响其他娃娃夜睡觉。”我不知道换了几瓶输液水,反正迷迷糊糊睡着了,被尿憋醒时,发现妈妈看着输液瓶,盯着我。天亮时,她眼睛红红的,布满了血丝。早晨妈妈不知疲倦地为我办理入院手续,耐心地引导我配合做各种检查,诊断结果虽不是什么大病,但消炎挂水一周,妈妈始终未离开我的视线。

十一点半,紧盯很久的手术室大门终于徐徐打开,妈妈躺在手术床上被护士缓缓推出来,面色苍白憔悴、眼神无力,鼻孔插管连着呼吸机,身上被一根根导线导管连接着生命体征等各种监视仪器仪表,生命处于极度虚弱中。手术主任告诉我,妈妈颈部包括依附在动脉血管的淋巴结,都尽最大努力地切除了,手术很成功。并吩咐24小时内饮食和护理注意事项。此刻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些,紧绷的心弦也松了那么一点。

我凝望着手术床上纤弱质的妈妈,自踏入军校大门至今,聚少离多,思念填满了所有岁月。从嗷嗷待哺到青涩少年,再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,妈妈的功劳最大。今天,她生命中最需要人呵护的24小时,我多么迫切地想当一次陪床,尽一次孝道。有我陪伴是养育之恩最朴素、最原始的报答,妈妈踏实我安心!我叫了声“妈妈”后,欲言又止的样子,被妈妈看出来。她微微努了努嘴唇,我立即弯下腰,耳朵贴近妈妈的嘴边,只听她用足力气说:“我没事,过会儿缓口气就有精神了。这里有医生护士护工,服务周到。你部队有事,放心走吧!”

妈妈的话,虽然声若蚊蝇,但在我内心天平难以平衡的另一端添加了砝码。

我还是有许多不舍,犹豫片刻,缓缓转身,果断归队。

周末,我和姐姐一家去古镇闲逛。一个摊子的招牌上写着“非遗漆扇体验”,下面一行小字“以漆为媒,以扇为纸,一半人为,一半天意。”这瞬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摊主是一位六十出头的大爷,戴着老花镜。旁边简陋的桌子上摆着一口缸、漂漆和素扇。顾客随意挑选心仪颜色,滴入水中,等大爷用小木棍拨出纹路,颜料散开后,顾客缓缓将扇子浸入水中晕染。一沉一提之间,漆便在扇面上翩翩起舞,围观者无不为之赞叹。终于轮到咱们。我看着桌上的颜料,决定染个夏天的颜色,滴了青绿和墨绿。大爷的指导下以点、甩、弹、划等手法,在水面上绘出图案。漆料在水面上流动、交融,一幅妙趣横生、自然天成的图案,在扇面上生成。等漆干透后,大爷题写“清欢”二字。

到了小侄女,她双眼闪烁着光芒,托着腮帮子,认真思考后说道:“夏天是桑葚的紫、桃子的粉、椰子的棕、西瓜的绿、菠萝的……”把周围人都逗乐了,笑她净知道吃。不过,当一把光彩夺目的渐变色漆扇映入眼帘,大家都被这精灵般的图案惊艳。大爷笑吟吟地说:“小丫头,你今天给爷爷创新了,我第一次尝试这样复杂的配色!”小侄女举着漆扇跑到各个打卡点,街角的小桥流水,青石板上的青苔,藏在屋檐下的红墙绿瓦,都被她一一着色。恍惚间,仿佛穿越千百年前的繁华盛景,街巷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。

□浙江舟山吴永谷